

## 大生档案:张謇留下的宝贵财富

□朱 江



张謇已经离开了近一个世纪,但是他留下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依然让今天的人们获益无穷。珍藏在南通市档案馆的近万卷大生档案,兼具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按照历史学家茅家琦的观点,“是张謇留下的研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最完整的一份资料”。大生档案记录了张謇进行早期现代化探索的实践情形,涵盖了以创办大生纱厂为起点,兴办实业、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的整个过程,是研究张謇的企业家精神和家国情怀的最原始的素材。

大生档案保存得如此完整,首先是由于张謇的档案意识。张謇年轻时,曾先后在原通州知州、后来负责江宁发审局的孙云锦,以及庆军统领吴长庆处当过幕僚。幕僚相当于私人秘书,从文书学和档案学的角度,幕僚既处理文书,也管理档案,因此是个兼职的档案管理员。张謇

十分重视档案的形成与积累,他的儿子张孝若所作的《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自序”中说:“我父有许多实在的事业,他一生几乎没有一件事没有一篇文字的。”从现存的大生档案看,张謇发出的不少函电,都能留下底稿。

由于经营管理的需要,大生企业非常重视经营性文件的形成与积累。大生纱厂的《厂约》就明确“管理股票、公文、函牍,接应宾客,银钱账目董事之事也”,《银钱总账房章程》则规定“沪账房逐日所来信件,凡与厂事有关者,各处阅后,均应送总账房存查。”“沪账房逐日寄到洋厘报单,进出货处阅后录簿,原单送存总账房备核”。

理论上大生系统各个单位都会形成相应的档案,但是由于战争的原因,张謇在南通所创立的企事业单位,如大生纱厂、通海垦牧公司等,其形成和保管的档案,绝大部分都不存于世。细查大生档案的内容,可以清晰地知道,大生档案就其形成的主体而言,主要是大生驻沪办事机构(由于名称多次变更,一般称之为大生沪所)形成的档案。而作为大生企事业单位在上海的窗口的大生沪所,历经了岁月

的风霜,它的档案幸运地留存了下来。

大生沪所早在1896年就设立,参与了大生纱厂的筹备过程,因此保存了大生纱厂创办初期的档案,这部分档案被国家档案局列入了首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随着张謇所创事业的逐步推进,大生沪所的职能日益繁杂,地位也日渐提升,最终成为整个大生系统的管理中心,因此大生沪所保存下来的档案,基本涉及了大生系统的方方面面,而核心内容则是纺织和盐垦,这也跟大生系统投资的主要领域相一致。

南通解放前夕,当时的大生掌门人张敬礼最终选择留在大陆,使得包括大生档案在内的大生主要资产没有南迁,为南通社会经济的发展保存了根基。大生档案是大生企业发展的真实记录,因此很快发挥了作用,为大生企业的清产核资提供了原始数据,也为公私合营的顺利进行创造了条件。

大生档案能够保存到现在,经历了磨难。这批档案先是跟随大生沪所不断搬迁,最后两次分别为1920年迁入上海九江路的南通大厦,1930年搬进南京路保安坊上海女子商业储蓄

银行。1953年8月之前,大生档案的大部分被装入大箱,从上海运到南通,在大生一厂进行初步分类编排。1958年,南京大学历史系和南通师专的学生协助编厂史,对从大生沪所运回的档案进行了查阅。1960年夏天,南京大学历史系的师生到大生一厂,在此前的基础上整理这批档案,组卷1000余卷。

1962年春,鉴于大生档案处于无专人管理状态,又缺乏良好的保管条件,在南通市副市长曹从坡的主持下,大生档案移交给南通市档案馆。1962年的4月,暂存上海的剩余大生档案由洪国辉从上海运往南通,直接入藏南通市档案馆。1966年秋,由于社会动荡,南通市委忧虑大生档案的安危,决定将大生档案转移至位于江苏省海门县的四甲部队保管,由市委副秘书长李明勋负责装船事宜,行政秘书汪永传具体操作。1970年代大生档案回归南通市档案馆,于1980年代对外开放利用。由此,大生档案通过几代人的接力,从企业的资源成为社会的记忆,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史、张謇的企业家精神和家国情怀的重要资料。

(作者单位:南通市档案馆)



## 重温军史 砥砺前行

专题片《敢教日月换新天》观后感

□刘长虹

近日,观看央视《讲武堂》栏目的节目《敢教日月换新天》之《走进革命老区县海安》,确实是一部高质量的纪实专题片,回望历史征程,荡气回肠,百感交集。不夸张地说,一部优秀的历史专题片就是一部启迪当下的出色教科书。

专题片邀请全国军史专家卢勇、李涛和江苏资深人士面对面讲授,通过主持人穿针引线,专家介绍和影视资料回放,展现红色海安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可歌可泣的壮丽画卷,解读了许多重大深刻的课题。为什么海安会成为全国十五个红色根据地之一?为什么海安成为华中苏中根据地的指挥中心?为什么韩紫石能够享有崇高的威望?为什么联抗是一支特殊年代肩负特殊使命成立的特殊部队?为什么七战七捷有两战在海安?这些话题,专家都给了清晰具体而权威的答案。专题片的结构脉络疏朗而明晰,编创者在浩繁的史料和实景实物中精心剪裁,不枝不蔓,详略咸宜。片头巧妙地从海安七战七捷纪念碑的刺刀切入,然后依时序介绍黄桥决战前后尖锐而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矛盾,联抗成立始末以及苏中七战两战在海安的背景和战绩。紧接着讲述粟裕大将的非凡的谋略和功勋,将此片推向纵深。高志晏先生说:孙锦标在《南通州志》中把此词记为“淋濯”,并说有时也可读作“淋搭”。孙锦标的说法值得商榷。“凌”和“淋”在南通话中发音一样,但从语义上看,“凌”有冰的意思,“淋”没有冰的意思。故而,“凌”或许更为合适。“濯”和“搭”二字在南通话里发音不一样,就我个人的发音,以及我所了解的市区发音,似乎没有念“淋搭”的情况。高志晏先生这种说法解释我是完全赞同的。

传统教育的专题片程式化或者单调,《敢教日月换新天》却没有这样的

弊端,军史专家的讲述,纵横驰骋,收放自如,且接地气,民谣顺口溜信手拈来。如“天上有个扫帚星,地上有个韩德勤。手下白养几万兵,不打鬼子欺百姓”。用民谣揭露国民党伪省长的共劣行,亦讽亦刺,亦谐亦趣。又如,介绍国民党指挥官李默庵率部攻打海安,欲抑先扬,李为黄埔一期干将,“文有贺忠寒,武有胡宗南,又文又武李默庵”。只可惜碰到战神粟裕,李“瞎”了。再如叙述粟裕的丰功伟绩,既概述其用兵掌控全局,创捕战机,大智大勇的三大特点,又用他人评说的十个数字总结了粟司令传奇而光彩熠熠的一生,即“一心为民,两让司令,三次先遣,四次渡江,五前委之一,六次负伤,七战七捷,八省征战,九死一生,十大将之首”。专题片还着重介绍了粟裕为何力谏中央在内线先打一仗,原始信件,原声重现,第一手资料,弥足珍贵。

海安是一片红色的土地,也是有着五千年青墩文化传承的宝地,海安古有“三十六盐场之咽喉,数十州县之要道”之称。专题片在浓墨重彩叙述海安根据地往昔如火如荼的战斗历程时,还在片尾叙述了海安人民新时代的传承,奉献和前行。海安角斜红旗民兵团和海安云南宁蒯支教群体全国闻名,他们诞生和成长在海安这块红色的土壤上,绝非偶然。乍看与文史讲武关联不紧,其实是编创者的匠心所在。专题片彰显和激励新时代海安人不忘初心,铭记先贤,肩负使命,砥砺前行。

## 甲骨文里记了些什么

□杨 谓

甲骨文是指刻(或写)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由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是商王室晚期占卜后契刻在所卜用的甲骨文上的,所以又被称作“卜辞”。甲骨文里所记载的内容绝大多数都与占卜有关,很小一部分与占卜无关的,被称作“记事刻辞”。目前已发现的甲骨文字有4000多个,经过考释,得到公认的有1000多字,其余3000余字尚存争议。

人类在文明早期,对许多现象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于是便寄托于臆想中的神灵,占卜便是商王们十分迷信和热衷的一项活动。在决定统治者行为的诸多条件中,“龟从”“筮从”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说统治者们的大小小行动,都要请示上帝、鬼神。占卜由专门的“贞人”负责,商王常亲自察看卜兆,作出判断。他们在甲骨上不但记下卜问的内容,有时还会记下事后应验的结果,使得“占卜”一事更显神秘,也给后人的研读增添了不少趣味,甚至在某个瞬间会产生回到那个“击石附火,百兽率舞”,龙飞凤舞香烟缭绕年代的幻觉。

卜问灾祸是甲骨文里最重要的内容。“贞问下一个十天一句之内没有灾祸之事发生吧?”这样的问话在甲骨文中出现得极为频繁。据一枚甲骨记载,有一个癸亥日占卜,贞人在问了那句话后,商王仔细看了兆纹,判断说:“将有崇害之事发生。”此兆后来得到了应验:“在十天之内的壬申日,中师的军队发生了行军迷冥道途的事。”

为消除灾祸,他们常常致祭,祭祀的对象有自然神(山岳之神、六云之神、河神等),但主要的还是他们自己的先王祖宗,有时还有旧老名臣。有一枚甲骨上有这样两条卜辞:“乙丑日占卜,贞人宾问卦,贞问行御除灾殃之祭于先王大甲么?”“戊寅日占卜,贞人宾问卦,贞问为商王武丁之妻妇好行御除灾殃之祭于商王武丁母辈名庚者么?”有时

生病了,便担心是不是得罪了祖先,如有一枚甲骨记载,商王得了脚疾,问是不是要祭先妣名妣庚者?被祭的旧老名臣则有黄尹、辛戊、咸戊等,这些旧老名臣都是“知天道”的宗教性政治人物,也是掌管国事政权的实际操纵者。行祭礼的地点、所献牺牲的品种、数量的多少等也需要通过占卜的形式来决定。有一枚甲骨上刻道:“行侑求之祭于丁名的先王,是以五对羊为牺牲么?”又有一枚问道:“在益地用祭牲么?”

问卦的内容还有出行、打仗、雨雪、诸侯觐见、收成、捕猎、追捕逃回的奴隶、飨宴、大臣的工作进度等。有几枚甲骨上还记载了问“梦”的事:“商王做梦擒猪了,不会发生灾祸吧?”“梦中见到了白牛,不会出现灾祸之事吧?”“做了多次鬼蜮噩梦,会有暗哑的疾病出现吗?”又有问分娩之事的:“某日占卜,贞人争问卦,贞问商王之妇名妇姁者要分娩了,会生男孩么?商王亲自看了卜兆判断说:在庚日分娩,会嘉吉生男孩。”该片甲骨后来记下了应验结果:“这一句十天内的某某日,妇姁分娩了,果然生了男孩。”

最后说说记事刻辞。牛的肩胛骨是当时用来占卜、记录的主要材料,在使用前都要经过整治。因“事关重大”,所以需要严把“进货关”,有两枚甲骨上有这样的记载:“从昷地征收了廿对牛胛骨,由小臣官名中的贵族检视验收。”“某丑日又征收到了十对牛胛骨,由小臣官名从的贵族检视验收。”在一枚形体很大的骨片上,刻了四行文字,类似于现在学生做的笔记:“东方叫析方,东方的风叫协风;南方叫夷方,南方的风叫微风;西方叫夷方,西方的风叫彝风;北方叫宛方,北方的风叫役风。”

(注:本文所引甲骨文释文,参考了云南人民出版社《甲骨文精粹释译》一书,王宇信 杨升南 聂玉海主编)



军山冰瀑

□毓 荣

## 军山凌澤长

□安铁生

2021年1月8日,是冬至以来三九严寒的第一天,也是入冬后南通最冷的一天。央视报道,这是千禧年以来北方最冷的天气,还用了个新鲜词汇:“冻哭”了内蒙、北京人!南通还好,小河小池结了冰,但千年濠河基本未结冰。有趣的是,南通电视台两次报道了军山北麓的“大观瀑”挂满冰凌的奇观。其高45米、宽10米,于半山绝壁倾泻而下,是长江以北最为壮观的人工瀑布,故名“大观”;而今日除了当中水流还在倾泻而下,两边竟然成了“冰凌瀑”,千百条挂下的水遇寒结成千百条冰柱(上粗下细),我仔细看了看再问旁边摄影者,都认为最大的可达一米多长,与流动的瀑布一动一静相映成趣,一改昔日“枕上江声石上泉”“名峦叠叠水潺潺”旧貌,十分奇特,蔚为壮观,亦成南通五山景区的绮丽旖旎冬景,引得许多南通

人和摄影者去观赏拍照,无人不感叹这大自然的神工鬼斧!

其实现在普通话称的这种冰柱或叫冰凌,我们从小就看得很多。南通民俗专家王宇明说:“以前的‘三九’‘四九’,气温要比现在低得多,外加还要落雨落雪,所以我小的时候总觉在冬天是天寒地冻,冷得没得魂,屋檐头下头挂的划是蛮长的‘凌澤’。”南通话称的“凌澤(du ó)”,多在雨雪天之后,这也是化雪化冰吸收热量、南通最冷的时候。我们儿时会在屋檐下摘取“凌澤”在手中盘玩,甚至认为雪水化了结成的“凌澤”和雪水一样是最干净的,还放在嘴里当冰棍舔。有时摘得多了,一大把齐放在水壶里煮成开水,父亲认为用此泡出来的茶,比夏天的天水还要甘醇,我想是有一定道理的。

说起“凌澤”,老南通人都听得懂,但许

多人不会写,其实“澤”字在《康熙字典》是有记载的:“澤;檐流水成冰。《汉语方言大词典》也有:“雪后屋檐滴水凝结成的冰凌条儿。”

陶国良先生在《南通方言词典》里,简洁扼要地认为,“凌澤”即“冰锥”,“雪后屋檐上滴水凝结成的锥形冰”,这就更为准确达意了。高志晏先生说:孙锦标在《南通州志》中把此词记为“淋濯”,并说有时也可读作“淋搭”。孙锦标的说法值得商榷。“凌”和“淋”在南通话中发音一样,但从语义上看,“凌”有冰的意思,“淋”没有冰的意思。故而,“凌”或许更为合适。“濯”和“搭”二字在南通话里发音不一样,就我个人的发音,以及我所了解的市区发音,似乎没有念“淋搭”的情况。高志晏先生这种说法解释我是完全赞同的。

□丁 强

南古镇媲美。

此桥名曰凤翔桥具有寓意,比喻平潮镇是一只凤凰,耸立的桥身是昂首的凤凰头,连接桥的主街(西街)是凤凰的身躯,沿河的南北街是凤凰的双翼。凤凰展翅飞翔,兴旺发达。桥名真是妙哉。

我在平潮中学就读六年,每天往返都要经过凤翔桥和西街,狭窄街道地上铺着光滑的青石板,两边有南货店、百货店、猪肉店、裁缝店、饭店、理发店、老虎灶、缸爿店、邮电局……热闹非凡。西街的中部北侧,有一幢三层楼的宅屋叫“冯家楼上”,是平潮地区最高的房屋。一天放学后,一位镇上同学带我登上三楼,平潮镇和周边的农村尽收眼底,小巷纵横交错,人字形屋顶密密麻麻,田野、河流、村庄、农舍、树木,一派江南美景,富有诗情画意,我大开了眼界,觉得家乡美不胜收。

平潮镇的西街头,有一株耸入云天的百年银杏树,我在平潮小学就读时,途经大树,总要仰望它。郁葱的大树犹如擎天的巨伞,遮盖了宽敞的广场,早上也是农民集市的好去处。树上有许多鸟巢,数不清的鸟儿飞翔、嬉闹、鸣叫,给小镇带来热闹和欢乐。

记得我上初小时,我从上海回家乡定居的嬢嬢带我来到这株银杏树下看京剧,树下搭了一个朝南的戏台,台下面用帆布围起,凭票入场。晚上白炽的汽灯下上演的京剧

每年春节收到家乡寄来的香喷喷的年糕,总不由涌起浓浓乡愁。乡愁是游子血液流淌的情感,是对家乡不尽的思念,是对父老乡亲无比的牵挂。我十九岁离开家乡,至今已有五十余载,乡愁总是魂牵梦绕。真是“悠悠天宇旷,切切故乡情”。

我的家乡平潮(属通州区)距南通城三十里,昔名“三十里”,是一个镇,她不是历史名城,但有厚重的历史沉淀;她虽几经改造换新颜,但旧街的风貌风韵仍留在我的记忆中;我生活在平潮的时间不算长,但乡愁、乡情、乡恋刻骨铭心。

据通州县志记载,清乾隆壬午年(公元1762年),乾隆皇帝经水路下江南,多日阴雨绵绵,途经通州一地,突然天气放晴,艳阳高照,乾隆皇帝欣喜,留下了诗句“江波浩淼浪淘沙,激浊澄清始平潮”,尔后赐“平潮”地名。

通扬运河从平潮镇漂流而过,清代建有有一座石拱桥——翔凤桥(现为钢筋混凝土的平潮桥)横跨两岸,桥两头屹立石狮,桥身和台阶、栏杆均为花岗岩石,古色古香。我自孩提时起就经常跨越这座雄伟壮观的古石拱桥,桥下流淌着清澈的河水,行驶着各式各样的船只。河西岸是鳞次栉比的青瓦灰砖白墙,店铺林林总总,人群熙攘,大有清明上河图的意境,可与周庄、朱家角、七宝等江